

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-13 戰前歐美醫師與醫學教育(3)－ 試驗英文醫學教育計劃

美國St. Louis大學及Glennon主教兒童醫院 朱真一

前言

這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系列，回顧自己為何有興趣及探討，台灣的歷史文化及醫學人文的「副/福」業。醫學院畢業後，小兒科及小兒血液/癌瘤訓練完成後，開始到St. Louis大學小兒科服務。不久小兒科主任突然逝世，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工作計劃，找到對台灣歷史文化及醫學人文的「副/福」業^{1,2}。以前諸期先討論馬偕牧師，對台灣的現代化影響深遠³，再討論1945年以前來台灣的歐美醫界人物⁴。

早期來台的歐美醫師，對台灣現代化，尤其現代醫學的進展最有貢獻。醫學教育應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，兩期前開始討論^{5,6}，台灣早期的醫學教育，最先討論早期的「學徒」式醫學教育，還探討來自中國早期的漢文，以及羅馬拼音字（白話字）的醫書等很有意義的醫學教育題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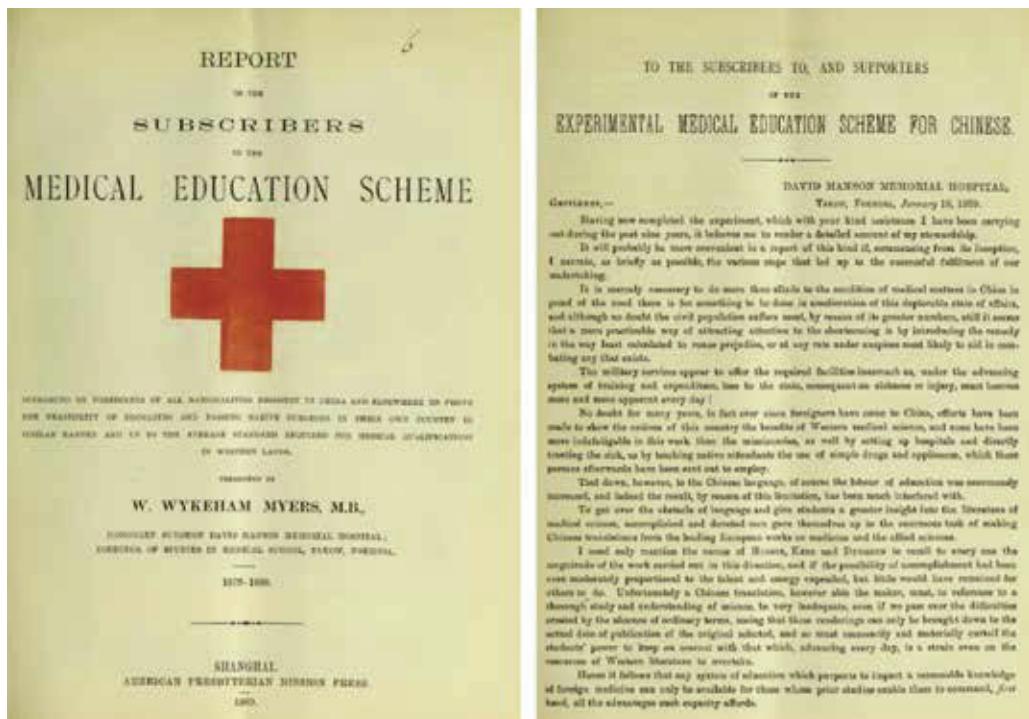
討論台灣早期醫學教育系列的前言，說過台灣在十九世紀末，曾有一完全用英文來教學的醫學教育計劃⁵。由打狗（高雄）的英國海關醫師Dr. William Wykeham Myers（梅醫生，買威令，梅威令）熱心推動。根據顏振聲用白話字（羅馬拼音字）寫，杜聰明翻譯為漢文的《南部教會醫療史》^{7,8}，有段說梅醫生，管理紀念萬大衛(Dr. David Manson)的慕德醫院時，招收學生若干人，只有林晟（朗如）有得到文憑。從下面的討論，這段顏振聲有關林晟的消息不正確。

主持這項英文醫學教育計劃的梅威令醫

生，是位多彩多姿的英國海關醫師。在拙文有關來過台灣的歐美醫師系列，曾一再提到他⁴。這期開始來討論，這位來台灣約二十一年的英國海關醫師，如何在台灣推動用英文教學的醫學教育。探討梅威令醫生的醫學教育計劃，想多瞭解他為何在1879-1888年代要「試驗」。他自己寫給捐款及支持者的報告⁹，雖然封面沒寫，但在報告書的第一頁，為了強調其試驗性質，在上面的題目最前面加了“Experimental”一字，“Experimental Medical Edu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”（圖一）。報告中他討論為何、如何試驗他的醫學教育計劃，以及試驗的結果及後續。

他執行並完成這項英文醫學教育計劃後，才寫出這報告。從下面的討論，他自己一人很認真且非常嚴格的教導下，可說成功地培養出一期三位高品質的華人西醫師。可是所「試驗」的醫學教育的「制度」，是否可說失敗？只辦了一期，以後清廷政府或私人機構，沒願意贊助他再辦第二屆並繼續下去。他只好放棄了自己計劃的醫學教育制度。

這期開始先來討論梅威令醫學教育計劃，之後會討論他如何執行及其成果，以及在那時代的環境，為何不利於他繼續執行「很成功」的試驗計劃，為何清廷遲遲不願贊助，使他放棄繼續這項醫學教育方案。梅醫生試驗的醫學教育計劃，以後有否影響台灣或中國的醫學教育？這期先來稍討論梅威令醫生，以及他的醫學教育計劃內容。



圖一 他向捐款/支持人寫有關醫學教育計劃報告的封面（左）：*Report to the Subscribers to the Medical Education Scheme*，以及報告書第一頁（右），最上面的題目是：*Experimental Medical Edu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*。

梅威令醫師⁹⁻¹²

Dr. Myers是英國派來南台灣打狗及安平港的海關醫師，台灣長老教會的文獻，稱他為梅醫生，中國文獻早期稱買威令，後來改用梅威令。梅醫生多才多藝，不但熱心推動英文醫學教育，在寄生蟲學的研究也有成就，他對中國及台灣，曾探討過醫學以外的一些文化、產業及社會等題材，有不少貢獻。

梅醫生1846年生，1868在蘇格蘭Glasgow大學醫學院畢業，1869年就到中國。先在芝罘（山東烟台市的港口）當海關醫師，1877年轉

往浙江溫州，當那裡的首任海關醫師，然後於1879年7月轉往打狗當海關醫師，一直到1900年六月才離開台灣，在台灣一共21年(1879-1900)。1900年7月離開台灣到中國，不久到天津，還參加義和團事變中英軍的軍醫，第二年1901年到福州，又再當海關醫師，一直到1920年，在那裡逝世。

他到中國及台灣約50-51年之久。這裡主要討論他在台灣推動英文教學的醫學教育計劃。他到台灣前在中國10年，離開台灣又再到中國20年，之前的十年沒推動，之後約20年在

中國，沒繼續從事醫學教育計劃。為何在台灣打狗，他會這麼熱心地，推動英文醫學教育計劃？推動的過程中，還大力地向中外醫界、學術界、媒體及政府宣揚，看來他期望，李鴻章的矚目，他試驗的英文醫學教育計劃，是培養出華人好西醫的「典範」。希望李鴻章贊助，推廣他的英文醫學教育「典範」制度，到中國更多地方。

以下的討論依據他自己事後（1889年一月）寫的*Report to the Subscribers to the Medical Education Scheme*（向捐款人報告醫學教育計劃；圖一）。雖是1889年寫的報告，網路上很容易找得到全文⁹。網站上字體小不容易看，將其報告放大印出來就好看多了。另外蘇精的《西醫來華十記》¹⁰，其第七章〈梅威令與台灣最早的西醫教育〉，有很詳細的討論，是此拙文主要的資料來源之一。另外參考網上找到的報導¹¹，還有維基百科有關梅威令那條資訊¹²，也參考這些資料中列出的文獻。

在台灣推動的英文醫學教育計劃

梅威令醫師到溫州以後，才開始為當地中國人提供醫療，但病人不多。到台灣後，發現打狗的台灣人比溫州的中國民眾開放，更願意接受西醫，他說那是馬雅各醫生(Dr. James L Maxwell)的貢獻，馬雅各於1865年來台灣時，首先到府城設立醫館兼佈道所，不到一個月就因民眾懷疑搗亂，被迫離開，轉到打狗，以醫療幫忙傳教，還設立台灣第一個西醫的「打狗醫館」。在打狗約三年，再於1868年12月重返

府城，重啟府城的傳教及醫療服務。

1866-71年在打狗的海關醫師萬巴德(Dr. Patrick Manson)，也去打狗醫館幫忙，尤其馬雅各轉回府城後，打狗醫館主要由英國海關醫師管理及服務民眾，萬巴德1871年離開到廈門後，接任的海關醫師如他的弟弟萬大衛(Dr. David Manson 1871-75)以及連多馬(Dr. Thomas Rennie, 1875-1878)繼續在此醫館為打狗民眾服務。當梅威令到打狗時，他繼續英國海關醫師的精神，在打狗醫館服務民眾。他到台灣前約14年，由馬雅各開始，接著英國海關醫師等的醫療服務，打狗的台灣人對西醫信任。

梅威令醫生來打狗服務時，剛好逢上，為了紀念萬大衛醫師(Dr. David Manson)，要建立慕德醫院(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)。Dr. David Manson於1871-75年服務打狗海關。萬大衛醫生離開打狗後，到福州服務，但不幸於1878年客死福州。在台灣、福州、廈門等地人士捐款，要建立醫院來紀念萬大衛醫生，就在打狗醫館附近開始建立這慕德醫院。

醫院管理委員會，早預定1881年建好時，由梅威令負責管理這醫院。他早知道將管理這慕德醫院，所以把這醫學教育計劃方案，附設於慕德醫院（圖二），還稱這醫學教育計劃為慕德醫院醫學校(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 Medical School)。在上面提到1889年的報告中⁹（圖一），作者署名自己是：



圖二 慕德醫院(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)來自參考文獻9。

W. WYKEHAM MYERS,
Honorary Surgeon, “D. M. M.” Hospital, and
Director of Studies in the Medical School

在梅威令的報告書（圖一）第三頁，就有文“Regulations under which students are granted a certificate of competency in Medicine, Surgery and Midwifery from the “David Manson Memorial” Hospital. 接著寫Takow, Formosa, October, 1879。表示梅醫生這想法，在他來到台灣只約三個月後，就寫出這醫學教育計劃（圖三），下面會再討論他於1879年寫的計劃。那時慕德醫院還沒建好，不過他早知道醫院管理委員會，將請他主管慕德醫院。所以稱醫學教育計劃是慕德醫館醫學校(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 Medical School)，他自己是教務長(Director of Studies in the Medical School)。

清廷於1895年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後，自然廢除台灣的英國海關醫師，不過梅威令繼續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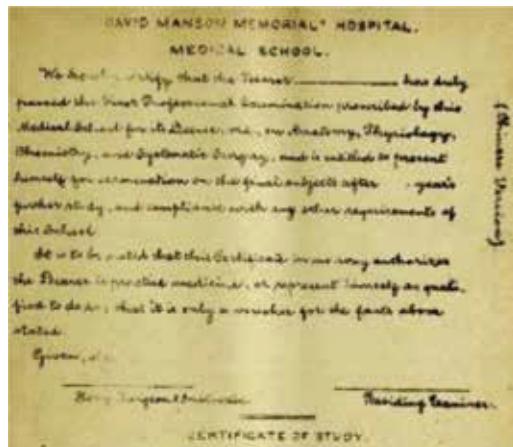


圖三 梅威令的報告上，早於1879年十月，就寫了英文醫學教育計劃的內容。

管慕德醫院。因他對台灣很瞭解，日本政府於1896年聘請他當台灣總督府顧問¹³（圖五）。不過後藤新平於1898年上任為總督府的民政長官後，梅醫師提出很多建議並沒有得到採用，他覺悟到自己不受重視，決定辭職。第二年（1900年）他就離開台灣再到中國，1901年後到福州當海關醫師，1920年逝世於福州。最後近20年，在中國的活動仍很多，不過只在外國人社群來往¹⁰，跟台灣時代(1879-1900)相當不同，沒推動醫學教育計劃。

用英文教學的醫學教育課程¹⁰

上兩期^{5,6}，討論早期來台灣的歐美醫師，有「學徒」制的醫學教育，無論清據或日據時代早期，歐美醫師的學徒式教育，使用台灣當地的語言，用多數人的福老台語。用羅馬拼音字（白話字）的講義或教科書為主，早期還可能使用來自中國的漢文醫書，完全未使用英文來教學。那時代學徒式的醫學教育的教導者，



圖四 報告中稱此醫療教育機構為：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 Medical School，譬如上述報告中的附錄中，列出其修畢課程的證書（Certification of Study）的樣本，最上面就明寫證書，由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 Medical School發出。

也都是歐美醫師，他們對福老台語的聽、說、讀及寫，都很熟練。不管是服務民眾及醫學教學，使用福老台語。

上面提到他於1879年十月寫的醫學教育的計劃（圖三），最重要的第一條，就明顯地強調，要用英文教學。學生必須會讀、寫及瞭解英文(No Student can commence his medical studies unless he is familiar with English; reading, writing and understanding it thoroughly)，而且先要有西方國家認定的基本的教育(fair elementary education)。第二條先要兩年在合格的醫院，研讀過解剖學、生理學、化學及基本外科的證書，證書必須由合格醫師證實，才有資格參加第一次職業考試(Professional examination)。



圖五 台灣總督府聘用梅威令醫師為顧問的契約書第一頁（來自參考文獻13）

第三條是，第一次職業考試及格後，要再兩年於合格醫院的內科、藥劑與治療學、臨床醫學及產科的訓練的合格證明後，才能參加第二次的職業業考試。第四條是考過最後的考試後，才有資格接受考試委員會簽名的畢業證書(Diploma)。第五條假如任何一次考試沒通過者，必須於合格醫院再研讀一年沒考過的課程，並經過合格老師簽名認可。第六條是任何候選人被發現複製(抄襲)或其他經調查證實行為不當(misbehaved)者，會被馬上被拒絕而且以後不能參加考試。

教育台灣人英文失敗，再找會英文的非台灣人

梅威令來台灣三個月後（1879年十月），就寫了上述討論的醫學教育計劃，他那麼快就有這種想法，期望能快點培養台灣本土的西醫師？為何這麼快就想訓練本土西醫的想法？上述為捐款人的報告書中⁹，沒詳寫的一大原

因，但是在蘇精的書中有不少討論¹⁰。說他來台後，因為台灣人對西醫很信任，很願意找西醫診治，因此有些人假冒跟歐美醫師見習的資歷，去社區行醫欺騙。查看蘇精的參考文獻，原來梅醫生在英國海關的報告中寫了不少這理由。想他剛開始時，要創建醫學課程，就有訓練台灣人為合格的西醫醫師。

梅醫生的第一個條件是必須英文教學，所以來台灣的第二年（1880年）就找到兩位台灣人，還簽了4年合約，要他們先學英文開始，可是兩年後，雖然梅威令說兩位的英文還學得不錯，可是沒有毅力繼續下去。所以沒真正進入醫學課程前，就放棄繼續醫學教育的課程。

顯然梅威令醫生，不願放棄自己的理念及願望，那報告中就詳細討論，如何找更適合的學生。想到找已接受過英文教育的，譬如在英國殖民地，受過英文教育，英文已相當好的華人子弟。下期會討論，同一年北洋醫學館的英文醫學教育課程，也延攬香港英文學校畢業生，不知哪個機構先有這想法。

無論如何梅威令醫生，的確很用心，他還向香港的首席大法官求助，幾經多位名人協助，1883年從香港的中央書院當年的畢業生中，招到兩位來自廣東的李荃芬和陳呈榮。他們家境好而且英文已不錯，就直接到慕德醫院，開始上面提到計劃的第一階段的醫學課程。

看來梅威令的最重要的目標，想試驗證明用英文可訓練出華人西醫，所以一心一意要找到可訓練的學生，來證實他的英文醫學教育的方案可行。台灣那時代(1880-1889)不但沒有英文教育的環境。雖然較富裕的家庭有私塾教育，不過沒機構教英文，兩年內要學會到可以接受英文醫學教育，想起來非常困難。

參考文獻

-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-有「緣」得福；回顧有「福」之業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3；67(9)：87-93。
-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2-探討馬偕牧師誤會資訊的「緣」與「福」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3；67(10)：90-5。
-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3-6-探討馬偕牧師的生涯、影響及貢獻1-4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1) 2023；67(11)：86-92；2) 2023；67(12)：87-93；3) 2024；68(1)：89-94；4) 2024；68(2)：85-90。
-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7-10戰前來台醫療有關的歐美人士1-4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1) 2024；68(3)：90-95；2) 2024；68(4)：85-89；3) 2024；68(5)：89-95；4) 2024；68(6)：89-95。
-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1-戰前歐美醫師與醫學教育(1)：開始時的「學徒」制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4；68(7)：85-90。

6. 朱真一：《副/福業回顧》12-戰前歐美醫師與醫學教育(2)：Sin-Thé-Lí白話字書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4；68(8)：80-6。
7. 朱真一：南台灣醫療文獻（三）-顏振聲的《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》。成大醫訊 2012；23(3)：8-13。
8. 杜聰明：台灣基督教會醫學史。台灣醫學會雜誌 1963；62: 541-562。
9. Myers WW: Report to the Subscribers to the Medical Education Scheme (To the Subscribers to and Supporters of the Experimental Medical Edu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). Shanghai;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, 1889. Digitalized copy is available in Internet : <https://archive.org/details/b22289550/page/n71/mode/2up>
10. 蘇精：西醫來華十記。台北市；元華文創，2019。
11. Steffi Sams : William Wykeham Myers - early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. In Internet: <https://www.rcseng.ac.uk/library-and-publications/library/blog/william-wykeham-myers-early-medical-education-in-china/>
12. 梅威令。在Internet維基百科「梅威令」項下。In Internet : 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梅威令/>
13. 鄭文文：臺灣總督府聘用梅威令(William Wykeham Myers)為顧問。來自網站：<https://www.th.gov.tw/epaper/site/page/237/3242> 